

文章编号: 1008- 3758(2004) 05- 0329- 03

解析“敌托邦”

马兆俐, 陈红兵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 要: 敌托邦表示了一个与乌托邦相反的, 由于掠夺、压迫或恐怖造成生活条件极差的假想社会。按讨论主题, 敌托邦可分为资本主义敌托邦、末世敌托邦、技术敌托邦、极权主义敌托邦和人口过剩敌托邦等类别; 它具有假想性、社会性、相对性、直觉性等特点。敌托邦是人类否定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与后现代主义相迎合, 其本质是一种文化批评主义。敌托邦的文化批评倾向性对促进 20 世纪文化批评思潮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思想内涵也已作为技术批评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纳入技术哲学研究视域。

关 键 词: 敌托邦; 乌托邦; 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 C 91 文献标识码: A

乌托邦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 绵延近 500 年的乌托邦主题在进入 20 世纪后发生了变化,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弥漫于传统乌托邦文学中的那股对理想国的热情讴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在现代作品中却很少见了。萦绕于现代作品中更多的是对未来社会的恐惧和对人类发展趋势的彷徨, 人类的未来不再是天堂和避难所, 而更像是让人恐怖、颤栗的地狱。这种对现代人类发展趋势具有反讽意味的解读, 被学者称为“敌托邦”(dystopia) 或“反乌托邦”(anti-utopia)。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芬伯格和伊代对“敌托邦”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分析, 这一现象表明“敌托邦”概念的出现并非是学界为哗众取宠而炮制的一个新名词, 笔者认为“敌托邦”概念具有深刻的内涵, 有必要对其本质特征作一番系统考察。

一、敌托邦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敌托邦? 这一问题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好回答。尽管技术哲学家芬伯格和伊代都专文讨论过这一概念, 但他们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

在文学和网络领域中, 对敌托邦已经有了几种描述: “一个假想的、悲惨的地方, 乌托邦的反面, 在那里人性泯灭, 人们生活 在恐惧之中”^[1]。

“‘dystopia’ 通常是作为‘eutopia’ 或‘utopia’ 的反义词使用, 它表明对未来社会假定的想像比现状更糟糕。……敌托邦关于未来社会的想像几乎是不变的”^[2]。“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 敌托邦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社会。敌托邦这一术语是乌托邦的反义词, 它通常被看做是当前社会趋势走向噩梦极端的虚幻社会, ……乌托邦与敌托邦的区别存在于作者的观点之中。……敌托邦经常是以警告、讽刺的笔法出现, 它由当前的趋势推断出一种噩梦似的结论。……同时, 敌托邦也是与当前社会紧密相连的”^[3]。

dystopia 通常是作为 utopia 的反义词出现的, 音译为“敌托邦”, 它表示了一个与乌托邦相反的社会, 即假想的政治、经济都一塌糊涂的地方, 这一社会比我们当今社会更糟糕。概括地说, 敌托邦就是对未来的一种“黑色”的想像。

二、敌托邦的类别

有哪些事或人被称为描绘了敌托邦图景或具有敌托邦倾向呢? 从总体上看, 敌托邦图景在文化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得到充分展现, 它们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如小说、电影, 特别是科幻类的作品和社会理论为代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以及奥维尔的《1984》被称为 20 世纪西方“敌托邦文学三部曲”, 它们以对未来社会

科学极端发展从而导致人性丧失的严峻描写而引起广泛关注。对敌托邦的分类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目前按其主题大致有如下几种主流敌托邦。

1. 资本主义敌托邦

在启蒙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占主流的时代,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也努力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描绘极其理性化社会中的恐怖生活,并表达一种对专家治国论的质疑和批判态度。资本主义敌托邦表现为残忍的消费社会:商业永远是第一定律,伦理仅仅是行销工具,大公司统治着世界,正直、尊严、同情和信任不复存在。伏尔泰的《老实人》、扎米亚京的《我们》、伯吉斯·安东尼的《发条橙》等一系列文学作品正反映了这种社会。

2. 末世敌托邦

由于核灾难和环境灾难的降临,新的世界末日的神话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进入到大众的意识。新的末世敌托邦的神话可归因于原子弹的发明,在原子弹发明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是意识到技术进步将带来复杂性后果的第一批人,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行动来激发人们对核战争可能性的忧虑性的广泛思考,他们除了写关于公共政策的严肃论文去影响政府外,还写科幻小说来影响普通大众。由于描写星际灾难的科幻小说在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末世敌托邦的电影相继又获得商业上的好卖点,小说《永远的战争》和电影《外星人》属于这一类。

3. 技术敌托邦

它是高技术科幻小说和悲观宿命论结合的产物,它常与最新的技术成就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对高技术过度迷恋的科技狂人紧密相连。技术敌托邦还有具体的表现方式,如计算机黑客技术敌托邦、克隆技术敌托邦等。技术敌托邦具有更深的心理作用和存在主义构想,其内容主要以智力经验为背景,多数情况是极端的创新和想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维尔的《1984》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看过电影《黑客帝国II》也会对计算机黑客技术敌托邦深有感触。

4. 极权主义敌托邦

正如名称所表明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藏在社会的背后,它从总体上控制和掌管大众,发生在极权主义敌托邦中的故事通常描述的是孤立的反抗者绝望的挣扎。伊代在《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一文中谈到:“埃吕尔的《技术社会》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都体现了极权主义敌托邦的哲学观点。……埃吕尔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成为总和,没有什么能脱离技术。马尔库塞的观

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相似,……一旦‘理性’遍及技术社会的所有领域,它就会变成一种极权”^[4]。

5. 人口过剩敌托邦

世界人口正呈现戏剧性的增长,我们星球有限的资源正在枯竭,人类生活在绝望之中,社会处于正在进行的社会进化论的危险之中。不久的将来,人口过剩敌托邦会变成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如哈里森的小说《让开,让开》。

三、敌托邦的特征

从以上这些对敌托邦的描述性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敌托邦表达的是一种独创、革新的思想,形成异类流派,但敌托邦与其他流派一样也有自己的特征,具体如下。

(1) 假想性。敌托邦的描述是虚构的,无论是太空人造访地球,还是技术专家的疯狂野心,敌托邦反映的都不是现实社会,而是一种借助于人类的想像构建的一个非现实的假想社会。

(2) 社会性。敌托邦的描述尽管是虚构的,但其讨论的主题是与现实社会密切关联,是对现状加以评论,渗透或暗示着批判性的态度倾向,其目的是批判和探究未来的可能性或或然性。“它叙述某种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故事——生态学、人口过剩、瘟疫、干旱、偏离轨道的彗星或核事故,等等,这些灾难在我们自己最近的未来有待于出现和转化,而在小说的时间里则迅速地提前”^[5]。

(3) 相对性。敌托邦既然是一个观点、态度、价值观的表达,那么对“敌托邦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的问题的表达就存在分歧。可能空想家的乌托邦是平常人的敌托邦;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敌托邦中,但有人认为这是乌托邦。你的乌托邦有可能是我的敌托邦,反之亦然。

(4) 直觉性。环境在敌托邦描述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敌托邦的故事通常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其电影还经常使用黑色背景特征,这些都加强了敌托邦的内容。由于上述的美学特征,利用直觉便利和想像就成为敌托邦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敌托邦的本质

如果说乌托邦是以人性善为前提,是基于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对理性和信仰这两大人类精神支柱不灭的信心的话,那敌托邦的思想家们则对人性持绝对的悲观看法。伴随着 19 世纪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们的精神家园走向荒芜,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惊呼“上帝死了”,上帝之死的寓言实际上是对

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出现了弥漫着悲观、焦虑、失望情绪的敌托邦作品。综观 20 世纪敌托邦作品, 可以看出敌托邦的本质所在。

1. 敌托邦是人类否定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对敌托邦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 可以看到, 它与人类文明存在一种“伴生”现象。人类文明进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乐观进取和对未来充满自信是人类意识的主流, 但在人类进程中也会出现人、技术、社会、自然间的一系列矛盾, 人们有理由对自身的命运和未来担忧, 技术所表现出的邪恶力量迫使人们拿起批判的武器, 对社会进行批判性的阐释和设想, 这就是否定性思维的表现。只要社会的功利性特征不变, 只要“理性”的霸权存在, 敌托邦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就不会消失。

2. 敌托邦与后现代相迎合

敌托邦迎合了后现代主义, 迎合了对高度现代主义本身毫不宽容的后现代的批判, 即认为它是压迫性的、总体化的、男性中心的和权力主义的, 带有某种更极端的、非人性的傲慢, 比勃克对他同时代的雅各宾派所能设想的特征更甚。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著中都包含有敌托邦的观点,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就在《后现代理论》中评论博德里拉, 认为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对可能的未来的一种反乌托邦式投射, 可以和赫胥黎、奥维尔的作品以及电脑旁克小说归为一类来读”^[6]。

3. 敌托邦是一种文化批评主义

虽然敌托邦可以分为大众和学界两个层面, 前者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如小说、电影, 特别是科幻类的作品为代表, 后者则主要以学者的理论研究为主, 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美国和德国的新左派、德勒兹和福柯为代表的法国的社会理论等, 但无论两者在话语表达上的差异如何巨大, 它们本质

上都具有一致性, 即具有文化批评的特质。

敌托邦作品以文学虚构形式刻画了在个人失去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情形下, 理想社会的观念如何在实质上变质, 成为梦魇般极权社会的现实。它们表现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深深担忧, 揭示出高度物质文明下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从而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让人类在关注物质创造时, 也去关注心灵世界, 让人们在为现代高科技沾沾自喜时, 也去思考这一切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敌托邦思想的文化批评倾向性, 使其内涵已经作为技术批评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纳入技术哲学研究视域, 如对技术恐惧的研究, 其特征成为启迪技术哲学新观点的激发器, “我们的任务不是寻找走出敌托邦的方法, 而是要从技术文化内部向前进”^[7]。芬伯格在《选择的现代性》一书中以“告别敌托邦”为切入点, 在批判敌托邦思想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建构主义技术观。而伊代则通过分析技术发展过程中乌托邦思想与敌托邦思想错综复杂的演变进程, 概括了现代人对技术的三种不同的态度, 提出了自己的现象学的技术观^[4]。

参考文献:

- [1] Merriam-Webster Editorial Staff.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J/OL]. <http://www.m-w.com/dictionary.html>, 2004-05-12.
- [2] Grolier.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M]. Danbury: Grolier Electronic Publishing, Inc, 1995.
- [3] Wales J. Wikipedia online dictionary [J/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ctionary>, 2004-05-12.
- [4] Ihde D. Technology, utopia and dystopia [A].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C]. London: JAI Press Inc, 1983. 115, 107-125.
- [5] 弗·詹姆逊. 反乌托邦与后现代 [J]. 南方文坛, 1997, (3): 60.
- [6] 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83-184.
- [7] Achterhuis H. Andrew Feenberg: farewell to dystopia [A].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77.

Analysis of Dystopia

MA Zhao-li, CHEN Hong-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Dystopia is the commonly used antonym of utopia. It is an imaginary place or state where the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bad due to deprivation, oppression and/or terror. As described, the dystopia can be assumed falling into some types, such as capitalistic, off-world, technological, totalitarian and overpopulation dystopia. The imagination, sociality, relativity and intuition feature the dystopia which as a representation form of human negative thinking to cater to postmodernism,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culture criticism. Its tendency to criticize culturally the world had promoted and impacted deeply the trend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connotation of dystopia has entered into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s an organic integral part of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Key words: dystopia; utopia; cultur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 李新根)